

大和守安定最近不大對勁。

坐在梳妝台前一邊整理瓶瓶罐罐的保養品、加州清光一邊時不時地朝角落裡捧著書讀的正入迷的安定瞥個幾眼。彷彿偷窺狂一樣的行為前前後後已經持續了快一個禮拜，清光也不禁覺得自己的舉動挺讓人咋舌，可是沒辦法，在查出安定的反常究竟因何而生之前、他是不打算善罷甘休的。

這所謂的『不對勁』從表面上看來大概不是那麼明顯，畢竟安定在外表上除了前陣子稍微修短了的瀏海以外並沒有絲毫變化、看起來挺溫柔乖巧實際上嘴巴卻壞得要命的死性子也是一如往常。清光曾經多次向新撰組的好友們提及安定的近況，卻老得到『咦？有嗎？』、『是你想太多了吧』諸如此類無趣的回應，就連總是細心照料他們的審神者也在聽聞清光的主張時，頭上跟著冒出了好大一個問號。

可是就是不太對啊，清光十分堅持，要舉例的話他也是能立刻就講出不少的。譬如兩人跟著一軍一起出陣時、他發現安定擊敗敵人所花費的時間變得比以往更長了些；譬如安定本來都會拿休息時間來補眠或是看點書打發時間的、近幾次卻總看到他在望著遠方放空；又譬如以前總是三句不離前任持主的安定，最近口頭上提起沖田君的次數似乎在減少。儘管聽起來都是很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清光深信安定身上這些細微的異變肯定是大有理由在，否則——

「喂。」

「……」

「喂、喂，加州清光。」

「……咦、欸？哇啊啊！等、安定你剛才叫我了嗎？」

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裡無可自拔的清光被安定的呼喚聲嚇了一跳、整個人差點沒從椅子上摔下來，他穩住身子回過頭一看，剛才還埋首於文字之中的安定早已闔上書、以有些銳利的眼神直盯著自己瞧。

「我說清光你啊，要放空就算了、幹嘛看著我放空啊？感覺怪噁心的。」安定一臉蔑視的質問道，看來是被對方赤裸裸的視線搞得有點煩躁了。而清光儘管實際上挺心虛的，卻還是裝沒事一樣地大聲反駁回去：

「我——我又不是有意要盯著你看的，只是碰巧、碰巧而已啦。」

「這算哪門子巧合啊？再說你也太激動了吧，我不過是問問而已，被別人一直盯著很難專心看書耶。」

安定淡然的應答讓清光聽得一愣一愣，他眼看對方不發一語地抱起方才就放在腳邊的換洗衣物堆走出房間，不禁虛脫地癱軟在附著把手的木椅上。好險啊，他暗想，雖然是被發現了，但畢竟不是多大不了的事、安定也沒打算繼續追究，這樣就行了。

其實清光也不是沒有想過直接開口向安定確認，但他太清楚大和守安定這個人，知道對方總愛將煩心事藏得死死的、且絕對不會在萬劫不復之前向身邊的人開口求助，若是主動問出『最近是不是發生了什麼啊』的話，安定肯定會裝傻個兩三句就將自己的疑問給忽攏過去。清光最討厭這種感覺，明明就沒有保密的必要卻還是半個字都不肯透漏，搞得好像自己多不能信任一樣。

他嘆了口氣，伸手拿起一瓶去光水、扭開瓶蓋打算卸掉手上早已開始剝落的大紅色指甲油。

02

和大和守安定發生那一點小口角後又過了幾天，正當清光都已經準備好舉雙手投降、承認自己大概太小題大作時，事情忽然有了轉機。

這一晚清光在睡前和堀川國廣在大夥共用的和室裡聊得太開心、一連灌了四五杯烏龍茶下肚，結果過了午夜十二點都還睡意全無。他是知道部分茶類裡含有發揮不完全所殘留的咖啡因、也知道有人會因為就寢前飲茶而失眠，卻沒想到自己也擁有這種麻煩的體質。此刻，他正縮在榻榻米地板上鋪著的被褥裡頭、睜大了眼睛盯著純白的紙拉門發呆。

現在到底幾點了？清光在心底反覆猜測，身處在漆黑的環境裡令他無法看清牆上掛鐘指著的數字。躺在自己身側的大和守安定似乎早已進入夢鄉、安穩的呼吸聲幾乎蓋過了指針前行時所發出的喀啦聲響。揉了揉眼睛，清光想起之前聊天時鯨尾告訴自己的秘訣——睡不著的時候、數羊就好了。雖然聽起來是挺笨的，但就這麼躺到天亮後睡眠惺忪的出陣也不是辦法，稍微一試也無妨。

「一隻羊、兩隻羊、三隻羊……」

微弱的氣音於是在一片靜默中響起，加州清光閉著眼睛喃喃數數，腦海中浮現的是披著柔軟白毛的綿羊們輕巧躍過柵欄的模樣。以前跟著沖田君一塊的時候他鮮少遇過馬以外的動物，綿羊究竟長什麼樣也是從現任持主喜愛的繪本裡頭看來的。

啊、說起來，和自己一起把繪本看完的人是安定啊……

就在大和守安定的身影倏地竄過心頭時，一旁原本動也不動的被窩裡頭忽然傳來一陣窸窣窸窣的聲音，把意識漸趨模糊的清光嚇了好大一跳。

是安定？安定被自己吵醒了嗎？還是只是起來上個廁所？耳邊清楚傳來衣料相互摩擦以及棉被掀起的沙沙聲，清光悄悄翻了個身，眼角餘光瞥見從地板上坐起的大和守安定正要披上他睡前放在枕邊的天藍色羽織。為了不被對方發現自己其實還清醒的很，清光闔上眼、僅透過右眼勉強擠出一條細縫來確認安定的行動。他看見留著暗色長髮的友人按著大腿站起身、無聲無息地往梳妝台的方向走去。

大和守安定挺直了腰桿在梳妝台的大鏡子前坐下，用梳子耙了幾下睡亂的頭髮後很是熟練地綁起跟平時並無二樣的馬尾。仍然假寐的清光把這一切都看在眼裡，不禁要感到疑惑。多虧他和安定兩人朝夕相處的關係，他們對彼此的生活習慣都是一清二楚，清光知道安定只有在需要外出的時候才會綁頭髮，平時就常看他洗了澡後披著那頭長髮在本丸裡四處走動。

所以安定要去哪裡？眼看對方梳妝完畢後拉開紙門踏上了長廊，清光也沒再多想，跟著小心翼翼地爬起身、隨手抓上掛在門邊的黑色皮外套，鬼鬼祟祟地步出房間。

清光的腳步放的極慢且輕，如履薄冰般地穿過長廊、進到起居室裡時，似乎已經不見對方蹤影。他又仔細地環視了下周圍，目光在掃到緣廊外頭那塊長滿雜草的空地時停頓了數秒，從他的角度，隱隱約約可看見遮蔽用的拉門後方那道晃著馬尾的身影正要往西北方前進。咬了咬下唇，清光再次邁開步伐、打算要尾隨安定到底。

結果清光的跟蹤狂舉止就這麼持續了半小時以上。

安定的目的地至此仍舊不明，清光已經跟著對方穿越了杳無人煙的老舊住宅區、和白天相比簡直像座鬼城的商店街、以及自己出陣時偶爾會經過的樹林，離自己幾步之遙的那人卻完全沒有要停下腳步的意思。

一路上的所見所聞對清光而言都算不上陌生，不因前幾回外出時留下的深刻印象，卻是因為這幾周以來、他們所身處的正是加州清光與大和守安定曾經確實存活過的幕末時代。他還記得他們剛抵達的前幾日，他和安定晚上都睡的不怎麼好，畢竟平時所見的一花一草都在毫不客氣地將生於當代的他們往回憶的泥沼裡拖行。

真是懷念啊，一邊踏過狹窄的小徑、清光一邊暗暗感嘆。那些賣酒的店舖也好、兩三層樓高的旅社也罷，都與他記憶中的景象如出一轍，幾百年前他或許是作為一把刀由沖田總司佩戴著行經這些地方，幾百年後的他卻是以人的姿態穿梭在熟悉的大街小巷，他知道他無論如何都無法回到當初，也只能苦笑著接受時間的洗禮。

正當身陷往事的清光準備再多往前跨個幾步時，卻赫然發現前頭的安定已經減緩了行走的速度。清光看了看四周，終於察覺這塊與後方樹林相連接的小空地離他們前幾日與敵方交戰的地點十分接近。他往後退了些躲進樹影之間，睜大眼睛要將安定的一舉一動都看個仔細。

大和守安定在空地的正中央踩了煞車。恰巧這一晚的月光特別明亮，一把灑下來將毫無遮蔽的安定給照的一清二楚。他甩了甩頭，像是下定決心似地深吸了口氣，然後以那副清亮的嗓音喊道：

「我按照約定來會面了，你也差不多該出現了吧？」

埋伏在安定正後方的清光此時自然是一頭霧水，安定跑到這種地方來是打算跟誰見面呢？可還來不及等他自行推敲，那位令清光好奇不已的當事便踩著滿地落葉、從對面的樹林裡緩步走了出來。

下一秒，加州清光驚愕地摀住了嘴巴，彷彿不這麼做的話就會忍不住叫出聲來似地。

那可是敵軍的人啊，他在心底大聲咆嘯著。歷史修正主義者的軍隊一員理所當然地現身了，既不是騎著馬、從外觀上來看更未攜帶任何嚇人的武器，只有那身引人注目的鎧甲在黑夜中閃閃發亮。

「沒想到你真的會前來赴約，」對方開口道，低啞的嗓音聽起來有幾分恐怖，「我感到很高興啊，你做出了正確的決定。」

「我把話先說在前頭，我可從來沒有答應要跟你們合作。我不知道你們那邊的人為什麼要在交戰的時候三番兩次和我接觸，但在弄清楚你們到底在打什麼鬼主意之前，我是絕對不可能把你們當作『同伴』看待的。」

安定答得泰若自然，這一席話卻給清光帶來不小的震撼。原來敵方趁著兩邊交手時試圖要接近安定嗎？這是怎麼回事？安定為什麼要乖乖聽他們的話、大半夜跑到這種地方來跟敵人談判？多到數不清的疑問接連在清光腦海中像煙火一樣地炸裂開來，他不知道該如何是好，只能默不作聲地繼續聽下去。

「那當然，我們會好好地向你說明這次的來意，這點請你不必擔心。老實說，我相信你會非常樂意接受我們的提案。」

「哈？這是什麼意思？」不悅地皺起眉頭，安定似乎無法接受敵軍那副好像已經看透一切的傲慢態度。

「那我就不再拐彎抹角了。」敵方的人隨即接話，黑得發亮的鎧甲之下好像能看見一抹不懷好意的淺笑，「實際上，我方想邀請你，大和守安定，成為我們的一員，並且為延續沖田總司的生命而戰鬥。」

話一出口的那瞬間，大和守安定的表情變了，而躲在後頭偷聽的加州清光渾身一震、反射性地屏住了氣息。

他覺得自己所認知的那個世界正在一點一滴的崩塌。

03

歡迎回來，這可是屬於你們的幕末時代喲。

站在最前頭向大家這麼說的主人臉上掛著淺淺的微笑，栗色的長髮被風吹得張牙舞爪、像是正準備要展開狩獵的猛獸那般。這時代的風似乎始終都刮得如此狂妄，彷彿在向全世界宣告著新時代以及新任君主的降臨。空氣裡佈滿了血腥味，那種鐵生鏽的味道剛開始聞起來的確不舒服，待久了卻也能夠漸漸習慣。

還要再適應這討人厭的環境一回，真夠麻煩的——這是加州清光再訪舊地時心裡冒出的第一個念頭。他記得他那時還刻意沒去觀察身邊的大和守安定究竟是怎麼樣一副表情，因為他肯定會覺得不好受。

現在回想起來，應該要去注意的啊。要是當初有多加留意安定的行為舉止的話，事情是不是就不會演變到眼下這畝田地了呢？半睜著眼睛望向頭頂上灰暗的日光燈管，清光不禁要懺悔。

時間大約是清晨五點半，天已經快亮了，並不大刺眼的一點光線透著房間角落的玻璃窗灑落視內一隅。自交戰處返回之後清光好像就再也沒有成功入眠過，幾小時以來他一直身處半夢半醒的朦朧地帶，眼皮明明沉重的要命卻無論如何都睡不著。他翻了個身，晚他十分鐘左右回到房間的大和守安定似是睡的正香、稍嫌孩子氣的那張臉映入眼簾。這傢伙怎麼還能睡得著呢，清光忍不住感到頭疼。

幾小時前的那場跟蹤，清光其實是以果斷逃離現場的狼狽姿態收尾的。本來躲在樹叢裡的他深信著大和守安定必定會果斷拒絕對方的提議、甚至掏出事先藏在懷裡的刀具當場和敵軍廝殺一番，可從敵方口中吐出的『沖田總司』四字以及隨之而來那一陣令人倒胃的靜默卻令他的信心動搖了。眼前好像模模糊糊能夠看見自己所熟知的安定突然換上另一副嘴臉、微笑著表示同意合作的畫面。

所以在安定說出『我會考慮』的那一瞬間，清光便再也不願繼續留在原處。

他覺得他所見的一切景物都圍著他在轉圈，轉得他頭暈目眩、轉得他不禁一陣噁心想吐。趁著自己仍未腿軟之前、他飛也似地奔離了那地方，沿著原路拚命地跑了起來。即使大量的體力消耗讓他幾乎窒息、汗水滲透了他身上單薄的襯衣，他也未曾在中途停下腳步。

直到氣喘吁吁地回到本丸、踏入與安定同寢的房間時，清光的情緒都仍無法平靜下來。榻榻米上鋪著涼被還維持在離開前因為來不及整理而一片狼藉的狀態，他脫下身上的皮外套掛回門鉤上，蹲下身來一邊抹去額間的汗滴一邊動手將自己的被褥恢復原狀。得快點才行，清光心想，畢竟他不確定安定什麼時候會回到這，雖然照對方去時的腳程來看應該還需要花上一點時間，但也萬萬不能因此而大意了。

重新擺放枕頭時、視線不由自主地飄向了身邊空無一人的床墊，清光皺著眉頭滿臉不甘地咬了咬下唇。他有太多太多事想要向安定問個清楚，卻又不知道怎麼開口。為什麼要聽從歷史修正主義者的請求前去會面，為什麼在對方提出合作方案時沒有直接了當地拒絕，又為什麼最終給出了那麼模稜兩可的答覆？每個疑問背後多少都藏了點加州清光內心最深處的恐懼與不安，這些混沌的情緒如今就壓在他心頭上，令他難受得快要喘不過氣。

將近半小時後、當頂著一頭亂髮的安定終於拉開房間的紙門時，清光還一邊閉著眼一邊思考著這些得不到解答的問題。

後來加州清光並未把自己的所見所聞告訴任何一人。儘管他在和堀川國廣與和泉守兼定相處時總忍不住會想試探一下他們、儘管他曾經兩三回駐足於審神者的房門口躊躇不前、儘管他睡前與大和守安定道晚安時腦中必定會浮現對方與敵軍夜半密會的畫面，他仍然是保持緘默到底了。

想想他覺得自己也是挺傻的，明明找個同伴商量商量、再將安定抓來好好質問一番的話事情說不定就能解決了，可是他心底卻下意識地在抗拒著這種粗暴又簡單的解決方法。一方面或許是考慮到安定自身的那些矛盾與糾纏不清的思緒並不會因此而消失，另一方面—說來有些矯情—則是因為他不想讓安定在他人眼中成為背叛者一般的存在。

清光和安定認識太久、太久了，久到即使他親眼見到了那樣的場景、甚至為此憂心的不得了，內心深處卻還是願意去相信自己所熟知的那個安定，因為他不願認為並肩作戰了那麼久的夥伴會爽快地拋下眼前所擁有的一切、投奔敵軍的懷抱。若是換成其他與他交情甚淺的刀士們，究竟會怎麼想就不得而知了。要是先讓安定背上了叛賊的污名後才發現這不過是誤會一場的話，那他又多麼冤枉？一想到這兒，清光就立馬打消了向他人求助的念頭。

即使他自己都不大敢說，將這幽暗的秘密深埋在心底到底是不是個正確的決定。